

第二章 昔日 Langasan 的 Adawang

第一節 Adawang 的功能與意義

Adawang 中文可翻譯為男子聚會所，過去的年齡階級制度並沒有包含女性，顧名思義此空間便專屬於男性，在男子婚前基本上都是居住於此，除了具有集體住宿的意義外，也是年齡階級組織開會的空間，Adawang 可以說是年齡階級組織的辦公室。早期阿美族生活中，Adawang 最主要的功能便是為軍事守衛意義，連帶著的是年齡階級的教育訓練過程，以及公共事務處理的意義，以下便針對不同功能進行說明。

(一) 軍事性意義

過去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，男子大約在 13-14 歲時便要進入 Adawang 居住，等同於在部落服軍事役的概念，在年齡階級的運作中，高階層者領導著低階層者，而越往低階層所要負擔的勞役工作越重，上下階層組織成完整的領導指揮體系，以此建構起部落的軍事力量。

以軍事性意義而言，居住於 Adawang 的男子，日常工作便是擔任守衛的角色，依照不同的階層分配不同的任務，通常而言，剛進入年齡階級的成員正值青少年，身體與心理尚未完全成熟，大多數是擔任跑腿打雜或是 Adawang 外的巡守工作，屬於較為簡易的勞動工作。越往上層往往便需要更強大的身體來負擔，擔任起如開墾、鋪路、搭建或探查等工作，直到進入到領導核心階層，才會逐漸退去勞動任務。以軍事意義的角度觀看，Adawang 扮演如同現代軍營的空間意義，提供部落男子住宿、訓練以及防守的重要據點。

(二) 教育性意義

除了日常的巡守工作外，Adawang 也扮演如同現代學校的角色，過去阿美族社會中並沒有專職的老師，更不會有所謂的教材，教育的目的往往是與生活技能密切連結的，例如漁獵知識、山林採集知識、建築知識與社會關係建立，透過 Adawang 的空間環境建立起社會化的機制，在參與部落公共事務的過程，在一旁的觀看學習到實際的身體實踐，逐漸使男孩轉變為男人，成為能夠承擔

責任的「大人」。

也必須特別強調的是，在年齡階級制度之教育概念，與現代教育體制之教育概念可以呈現出三個相當不同的教育特色，分別為「以自主觀察與身體實踐作為教育方法」、「強調集體性的社會價值觀」、「人與環境長期互動產生的社會生態知識」。

以自主觀察與身體實踐作為教育方法：在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的教育方法，往往採用非口述的方式進行教導，例如一項工作任務進行時，在上階級者在未清楚告知任務時，便會直接進行工作，而當工作告一段落時，便直接交由下階級進行工作。如此方式是要在旁觀察的學習者具備有勤奮的精神，在未命令的情況下就必須自主觀察學習，也必須具備有敏略的觀察力，迅速理解當下的各種行動與知識細節，透過自身的學習組織能力，立即地將工作進行接手。而在自主觀察後，身體實踐是作為學習最重要的途徑，透過身體各項感官系統的接觸，來建立人與自然環境互動帶來的反饋，以 Makota' ay 部落的漁獵採集工作為例，從海浪拍打、潮水流動、風勢大小等因素，構成對於漁獵採集行為安全性的評斷，並從中形成是否要進行漁獵採集的決策，如此的判斷能力，就必須要依靠長期的身體實踐來感受並掌握此知識系統。¹因此，以自主觀察與身體實踐作為阿美族人在年齡階級制度的教育方法，不僅是建立個人在知識學習的態度，同時也呈現出現代教育以口述或文本作為教育方式的差異。

強調集體性的社會價值觀：對於社會價值的評斷，是人群間互動的基礎，而年齡階級制度中非常重視集體性的社會性意義，而此意義是遠超過於個人成就所展現出的社會價值。階序觀念是年齡階級運作上重要的觀念，事務的推動上需要逐級管理，不可越級傳達，若是跨越兩個以上階級間有所衝突與不滿時，中間階級就可以在其中潤飾，不使上下產生直接的衝突，若是出現嚴重錯誤或頂撞行為時，也是以集體的方式進行懲罰，通常是會以處罰殺牛或殺豬來

¹ 資料引用自 2019 年江長銓《從社會生態系統的觀點：看當代港口阿美人的海洋觀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。

貢獻於部落或受害者，又以罰牛是為罪中之罪。以此觀念也可看見，社會的運作是以集體為重，透過同儕間的相互影響，以及年齡相近的階級相互溝通下，形成部落之集體性觀念，更展現出教育價值觀中對於社會集體性的重視，不刻意強調出個人能力，而是期待集體內相互影響所展現出的社會價值觀。

人與環境長期互動產生的社會生態知識：阿美族如同世界各地許多原住民族一樣，因著與自然環境長期互動下形成非常豐富的生態知識，這些包含了山林、田園、海洋與溪流等面向，而為了使族人能夠一代一代傳承知識，阿美族社會也持續面對環境變遷產生的環境議題，而產出適應與調適之方式。使得年齡階級制度在教育上，不僅會針對傳統知識進行教導，也透過儀式性的行為，建立並持續詮釋與新環境的連結。此目的對內就是不斷強調族群自身與生態環境密切連結之關係外，也作為是對當代環境變動的回應，藉此也教育後代身為原住民族與生態環境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由上述三項教育特色可以作為一種對比，現代教育體制的課程框架與制式型態，與阿美族教育概念的邏輯，有著不小的差距，若以簡單地詮釋，阿美族教育概念中更強調，身為人的社會關係如何相處，身為人該如何與自然環境互動。由此可以看見，在 **Adawang** 的生活教育中，透過不斷的實踐與實作，阿美族男性逐漸熟悉社會運作的方式，**Adawang** 便不僅僅是一個空間，更是獲得自我生命價值的重要場域。

（三）處理公共事務

除了軍事與教育功能之外，**Adawang** 更經常作為處理公共事務的空間，公共事務包含了公共建設的維護以及部落經濟相關的事務，如開拓新耕地、協助興建家屋、修建道路或集體漁獵等，依照年齡階層的秩序安排不同階層工作任務，如低階層大多進行蒐集素材、勞力搬運及粗重勞力工作，高階層則往往擔當起較需要技術的工作。勞動力的投入加強了部落集體性的關係，年齡階級組織便具有類似政府功能的意義，而 **Adawang** 就如同中央政府的辦公空間。

如此的公共事務處理機制，反映出社會密切的互動關係，又可以想像為各家戶貢獻出男丁，而年齡階級則回饋與各家戶勞動力負責大型的工事，部落以

此建立起穩定的互助合作關係。

第二節 1940 年代的 Adawang 樣貌

在針對 Pailasan 地區的 Adawang 進行訪談時，有部分耆老提到，在他們的記憶中（1920 年之後的時間）Pailasan 地區僅有 Langasan 過去有 Adawang 空間的存在，其他部落受到政府外力及宗教的影響，很早以前便不再維持著 Adawang 運作的機制。這使得調查上受到一些阻礙，也就是只有相當少數的耆老曾經長期居住在 Adawang 裡，但時間也不長，而更別說文字或是影像的紀錄，目前皆未尋獲相關資料。

因此，本章節的呈現來自於三位耆老的訪談，分別是 Lagnasan 部落的黃昌信耆老、Parupu 部落的陳清來耆老及玲阿秀耆老。以兩個部分進行呈現，分別是代表物質文化的空間設計及建築材料，藉由物質文化的探索，初步了解空間的使用概況；另一部分則是 Adawang 內生活經驗故事為主軸，呈現出那個時代背景下，社會運作的狀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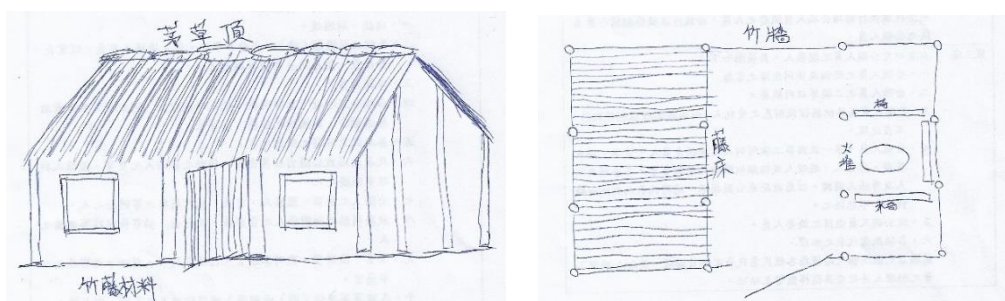
（一）空間設計及建築材料

Adawang 空間的需求主要來自於兩項目的，住宿及集會，空間必須能容納至少 30 人以上的睡覺空間，以及近百人的會議場地，因此，空間可說是相當大的。依據黃昌信的回憶，他認為 Adawang 的地坪應該有 30 坪以上，就是比現在 Langasan 部落活動中心還要大，深度足足可以再往後延伸兩公尺左右。而建築的型態是以茅草屋頂竹木等建材所搭建，建築素材大量取自於自然，不過也需要經常透過人力進行維護，這樣的建築型態也是當時普遍的建築樣貌。

在建築材料方面，主要可分為幾個項目，分別為樑柱、屋頂、牆面及藤床架構。樑柱為房屋結構最為重要的部分，但在材料的選擇上並未有特別指定的樹種，只要是夠粗夠大的木頭就可以被作為樑柱；屋頂則是以竹木作為骨架，上面架起茅草頂，茅草又以 ^eli' 白茅草最為適合，架構完成後，形成具有透氣及防水功能的屋頂；牆面的選擇就比較多元，但普遍來說會以 Folo' 箭竹或

Penen 五節芒來編織，也可從縫隙間看到戶外的樣貌；另外在屋內除了夯實的泥土地板，另會以木頭架高地面並用'oway 黃藤編織成藤床，在夯實的泥土地面也會有火塘，有保留暖氣、驅除蚊蟲及燻乾房屋等功能，要有人不斷地屋內生火，這也是維繫 Adawang 最重要的環節。

在黃昌信的記憶中的內部空間配置，牆面留有窗戶，僅設有一個正門進出，由正門進入後，左側主要的休息區，是以黃藤編織而成的藤床高台，空間相當大，而右側則為主要的聚會空間，由火塘及椅凳構成，圍成兩邊面對或三邊的圍火空間，會議舉辦時就會聚集在火塘旁共同討論。但在陳清來的記憶中室內空間有所不同，陳清來表示屋內四周都是以黃藤編織的高台，入口處夯實的泥土地，並設有火塘。不過不清楚兩者所敘述的是否有同一空間，或是不同時期出現的 Adawang 空間樣貌，不過目前也沒有足夠的研究資料顯示何者所言正確，就姑且讓兩者所言共同呈現於本篇章。



圖四、(左) Adawang 外觀的構想圖；(右) 黃昌信記憶中的室內樣貌
(本研究繪製)

此外，在 Langsan 部落的 Adawang 有一特別之處，就是在聚會所外有一鐵製的旗杆，過去會敲打此旗桿發出巨大的聲響，藉此召集部落族人集合，敲兩下是召集 Kapah 青年，敲三下是召集婦女，敲四下則是全部落族人，連續敲擊便是發生緊急事件召集。

(二) Adawang 內生活經驗故事

在陳清來與玲阿秀的訪談中提到，過去 Langasan 部落的 Adawang 運作上，國小畢業的男孩就必須前往 Adawang 居住，每天晚上都是睡在 Adawang，早上則回到家裡幫忙田地耕作，這樣的生活是一直持續到結婚才會離開，再來便是

搬到女方家居住，若男子在女方家表現不好，也會被驅趕離開，便會再次回到 Adawang 居住。

在 1940 年代的 Adawang 生活記憶中，大多是擔任部落的巡守工作，晚上會排班在部落周遭巡守，以 3-4 個人為一組，固定每天晚上的輪值，而巡守的目的主要防止偷竊與侵入行為，當時候有許多來自外地的竊盜，也會偷竊族人養殖的牛隻，使得族人財產受到侵犯；另外，由於當時鄰近部落也會有獵頭或侵入的行為，因此也必須扮演部落守衛的角色。

除了夜間巡守工作外，白天偶爾也會去被安排撿拾木材的工作，主要供給 Adawang 內自己使用，若是部落內有家戶沒有青年的話，也會幫忙協助採集茅草、木材等建築材料，協助該家戶維護家屋建築。在當時各家戶若要修繕建築時，年齡階級也是集體動員來蓋房子，這也體現在該年代年齡階級仍然維持著的公共性與集體價值。

不過，在當時後已經很少會協助進行開墾的工作，並不清楚此原因，有可能是引進牛隻與耕作技術的改進，使得開墾或耕作工作不再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協助，也或許是土地受到國家的控管，不再可以輕易地擴張開墾，使得此需求的降低。

第三節 Adawang 空間的轉換

在 Langasan 部落的 Adawang 制度一直維繫到 1960 年代，當時臺灣社會正面臨產業轉型，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，在原住民族地區則出現了大量的人口遷移現象，部落人口開始往都市地區移動，而成為了工資勞動者²。如此背景之下，青年脫離了部落的傳統架構，展開往都市遷徙的過程，同時代表著年齡階級的人力也可能越趨減少，公共事務的處理也漸漸轉換到現代國家政府體制之

² 資料引用自 2005 年楊士範 《礦坑、海洋與鷹架：近五十年的台北縣都市原住民底層勞工勞動史》。

中，連帶著影響到 Adawang 存在的意義更加薄弱，面臨著社會價值觀巨大的轉換階段。

以傳統茅草屋型態存在的 Adawang，也在 1960 年代被改建為水泥磚造結構的房舍，其中文名稱改為「社區活動中心」，目前無法明確知道這個空間的轉變過程族人的想法為何，是有政府資源的挹注所以支持呢？還是有其他被迫不願接受的無奈情緒呢？但明確知道的是，部落的公共土地已被收歸國有，不再為部落說了算，空間的使用也必須遵守著政府規則來走。

Adawang 空間的轉換象徵的是部落公權力的轉移，由部落移轉到了政府手上，反映出部落自主處理公共事務的能量逐漸衰退，年齡階級制度大多也僅在祭典期間發揮其功能，軍事性意義被政府軍隊取代；教育性意義被學校取代；公共事務也由政府所主導。